

論語
語
注
參

質

及附
續校
校譌



論語集注

附校及續校

江聲撰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論語及其他一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長沙南正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各埠

翁

合

論語埃質敘

余僮蒙時師授以朱注論語。方在幼沖。焉識是非。意謂師所授當是也。弱冠後。見何晏集解。頗采漢儒之說。喜其簡括。不似宋注之繁蕪。而于晏之注。未以爲是也。後閱漢書藝文志。知有古論語廿一篇。出孔氏壁中。有兩子張。齊論語廿二篇。多問玉。知道。魯論語廿篇。傳齊論者。王吉、宋畸、貢禹、五鹿充宗、膠東庸生。傳魯論者。龔奮、夏侯勝、韋賢、魯扶卿、蕭望之、張禹。釋文序錄云。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。又從庸生。王吉受齊論。擇善而從。號曰張侯論。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。列于學官。鄭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。攷之齊古。爲之注焉。由是言之。兩漢諸儒傳論語者不下數十家。今其全注皆亡其軼。乃僅見于何晏集解。及裴駟太史公書集解。而何晏所采諸儒之注。往往取其糟粕。而遺其精英。至晏自下已說。率皆諄繆荒誕。於戲。論語之學。不其殆哉。余年三十。屏弃時學。從事羣經。于論語有欲截正者數十條。以年輕學淺。不敢以問世。四十後。遂精于尙書。凡再易稿。至五十三而書成。旣而諸同人咸謂宜公同好。競助刻資。爰復繕寫付梓。逮剞劂事竣。而年已七十矣。自分將就木焉。幸天假吾年。俾有餘力。豈容坐廢歲月。意欲準說文解字。以繩經史子之譌字。謂亦足以嘉惠來學。唯是老莊馬班之書。不能如羣經之了然于心胸。其當繩之字。尙需肆力勤討。孜孜數年。功未及半。比及七十八歲之秋。筋力驟衰。肢體不仁。荒廢者累月。已乃聊試握管。尙可勉焉。念準繩之書。曠日持久。可屬之後學。姑以久蓄于胸之論語錄出之。于年終創始。至

次年季春。市三月而成。題曰論語堠質。堠質者。不敢自是。堠質正于同學及來哲也。
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夏五端陽日壬戌元和江聲書時年七十有九。

論語埃質卷上

清 元和江 聲艮庭撰

學而弟一

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

說者。愜心之謂也。學而時習。溫故知新。見聞日廣。知識日益。閱者胥通。疑者盡釋。心曠神怡。不亦說乎。孟子曰。自得之。則居之安。居之安。則資之深。資之深。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是之謂說也。

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

愠。猶悶也。易文言曰。遯世无悶。不見是而无悶。所謂龍德而隱者。不亦君子乎。

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

仁。讀當爲人。古字人仁通。雍也篇。井有仁焉。明有證矣。其爲人之本。正應章首其爲人也。孝弟之言。不知六書段借之法。徒執泥仁爲仁義字。紛紛解說。終无當也。

事父母能竭其力。

說文解字曰。渴。盡也。从水。曷聲。二千年來相承。以渴爲飢渴字。而以竭代渴。由是經傳史子諸書。凡渴字。无不誤作竭。至于歠字。則皆不从欠。亦誤也。

子曰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

固。鄙陋也。鄙陋則不莊重。學可以救其鄙陋。則不固矣。不固則莊重。莊重則嚴威矣。此下別爲一章。當別有子曰字以冠之。子罕篇所記。乃其全文。可證也。記于此者。不稱子曰。後人遂聯合于此。非也。

子贛。

久矣。羣書相沿。作子貢矣。惟樂記。子贛見師乙而問焉。僅一見爾。案說文解字云。貢。獻功也。从貝。工聲。贛。賜也。从貝。贛省聲。端木。公名。賜。則字必是子贛。凡作子貢者。皆非也。

未若貧而樂道。

鄭公曰。樂。謂志于道。不以貧賤爲憂苦。然則鄭本无道字。孔君子下文注云。能貧而樂道。富而好禮者。能自切磋琢磨。則孔本有道字。皇侃本及唐石經。亦皆有之。善均從衆可也。

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

爾雅曰。骨謂之切。象謂之磋。玉謂之琢。石謂之磨。孫叔然曰。治器之名。

爲政弟二

而衆星其之。

其。讀爲収字。大當作収。从収又。

恩。繇。表。

恩、从心、囟聲。囟頭、會腦蓋也。恩慮所從出也。以囟爲聲。諧聲兼會意也。俗書易囟爲田。失意義矣。𦣻、从亡、𦣻聲。今俗書譌甚。字畫全非矣。𦣻、从衣、牙聲。流俗輒以邪代之。邪乃琅邪郡名。又俗稱父爲邪。又爲語餘聲。皆音弋奢反。无不正之義。音義皆失矣。惟周禮宮正職去奇袤之民。內宰職其奇袤。猶存正字。𦣻遲。

鄭公曰。𦣻遲、弟子𦣻須也。案𦣻、从𦣻、𦣻、亦聲。今易𦣻爲大。譌矣。

子憂問孝。

說文解字云。夏、大也。中國之人也。从攴、頁。从白。白、兩手攴兩足也。俗併頁攴作。尙有字義乎。孔君曰。子憂、弟子卜商也。

子曰。色難。

鄭公曰。和顏說色。是謂難也。

見詩凱風正義。

宋朱子曰。孝子之有深愛者。必有和氣。有和氣者。必有愉色。有愉

色者。必有婉容。故事親之際。惟色爲難爾。案朱子之注此條。最爲精美。蓋本鄭公之指。而佐以祭義之文。邇達其說。是以卓然特見尤異。實則鄭公啓之也。

有酒食。先生饗。

饗、本皆作饌。異文同字也。鄭本作餽。音訓雖不同。字則通也。儀禮特牲篇。祝命。嘗食饗者。舉奠許諾。鄭注云。古文饗、皆作餽。言皆。則以下諸饗字。及少牢篇諸饗字。皆同也。又有司徹乃饗如饋。鄭君亦云。古

文饗作餽。然則今文以饗爲餽。故許叔重說文解字不收餽字。以饗足該餽矣。公羊昭廿五年傳云。餽饗未就。餽是食餘。何云。未就是實。以餽爲饗。則饗餽二字彼此互用。故云字通也。此文字雖作饗義。實爲餽也。讀當從鄭公爲是。

人焉搜哉。人焉搜哉。

漢書趙廣漢傳。廣漢發長安吏。與俱至霍禹第。直突入其門。廩索私屠酤。是以廩匿爲搜索字。則亦可以搜索爲廩匿字矣。蓋惟廩匿是用搜索。事相因也。漢人以此二字交相互用。故說文解字有搜無廩。然則經典凡廩字。皆以搜字代之可也。周官夏官有廩人。當作搜人矣。

子曰。君子周而不比。小人比而不周。

國語曰。忠信爲周。說文解字云。比。密也。二人爲从。反从爲比。然則从者公正。比者偏私矣。

子曰。書云。句。孝于惟孝。句。友于兄弟。施于有政。

書。逸書也。包咸曰。孝于惟孝。美大孝之辭。友于兄弟。善于兄弟。施行也。所行有政道。與爲政同。說文解字曰。施。敷也。从攴也。聲。字作岐。讀與施同。釋文云。孝于如字。一本作孝乎。案漢石經作孝于。自僞孔氏截取惟孝二字。屬下友于兄弟爲句。以入僞君陳。後之讀論語者。以孝于二字不辭。遂改作孝乎。以屬上書云爲句。於戲作僞之禍。害一經而波及他經。可深愾哉。

八 盜弟三

八溢舞于庭。

溢、夷質反。世俗相承，作人旁有。說文解字所無，不可用也。漢書禮樂志：郊祀歌十八章之八，有云千僮羅舞成八溢。則古者段溢字爲之，當從之也。馬融曰：溢，列也。天子八溢，諸侯六，大夫四，士二，八人爲列，八八六十四人也。聲案：八人爲列，則諸侯六八四十八人，卿大夫四八卅二人，士二八一十六人矣。或說人各如其溢數，若然則士二溢，止有四人，何以成列？且左氏襄十一年傳：鄭人賂晉侯有女樂二八，可知皆八人爲列矣。或說非也。又案春秋隱五年經書初獻六羽，左氏說：天子用八，諸侯用六，大夫四，士二，初獻六羽，始用六溢也。公羊說：天子八溢，諸公六溢，諸侯四溢，初獻六羽，始僭諸公也。二說未知孰是。馬君則從左氏說也。

繪事後素。

鄭康成曰：繪，畫文也。凡繪畫先布衆色，然後以素分布其間，以成其文。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，亦須禮以成之。惠半農先生曰：古者裳繡而衣，繪畫，繪之事，代有師傅。秦廢之，而漢明復古，所謂辨閒賦白，疏密有章。康成蓋目覩之者。鄉塾記曰：凡畫者，丹質，則丹地加采矣。司常九旗，畫日月龍蛇之象，亦以絳帛爲質也。聲案：攷工記曰：凡畫繪之事，後素功，則素是人功，非質矣。

子曰：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或問禘之說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？指其掌。

禘、大祭也。緩言之，則曰大祭；急言之，則合併爲禘。反語也。灌者，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。明堂之祭，天帝異饌，亦異其禮。天無灌而祖有灌，以灌禮降神，推人道以接天。公羊宣三年傳：所謂自外至者，無主不止也。是故禘莫盛於灌。孔子觀之，意鬯神洽，故曰既灌而往，吾不欲觀。此歎美之言，猶左氏襄廿九年傳：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。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，故問焉。雖然其禮可觀也，其說難知也。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？故答以不知，且爲說知其說者之功效。古無寘字，或假借示字爲之。易坎上六：寘于叢棘。劉瓛本作示于叢棘。故鹿鳴詩：示我周行。鄭君箋云：示當作寘。寘，置也。又中庸曰：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鄭公云：示，讀如寘。諸，河干之寘。此文示字，讀亦當然也。指掌而云寘諸，斯言天下可運于掌也。齷齪乎，彰哉。

說文解字云：齷，有文章也。从有，𠂔聲。𠂔，齷也。从彡，从文。今本齷作郁，別矣。𠂔，作文省也。齷，𠂔二字皆廢，不復有見矣。

子曰：𦍋不主皮。

鄉𦍋記曰：禮，𦍋不主皮。鄭公云：不主皮者，貴其容體比于禮，其節比于樂，不待中爲雋也。主皮者，無侯、張獸皮而𦍋之，主于獲也。尙書傳曰：戰鬥不可不習，故于蒐狩以閑之也。閑之者，貫之也。貫之者，習之也。凡祭，取餘獲陳于澤，然後卿大夫相與𦍋也。中者，雖不中也取；不中者，雖中也不取。何以然？所以貴揖讓之取也。而賤勇力之取，向之取也。于囿中勇力之取，今之取也。于澤宮揖讓之取也。澤，習禮之處。

非所于行禮。其狀又主中。此主皮之狀與。

爲力不同科。

馬融曰。爲力。力役之事。亦有上中下。設三科焉。故曰不同科。

子曰。事君盡禮。人以爲諂也。

孔子嘗有言曰。拜下。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泰也。雖違衆。吾從下。卽此一端。人必以爲諂矣。推之他事。孔子無不盡禮。其爲人所訾議者。當復不少也。

孔子事君之禮。卽如拜下一節。衆皆拜乎上。而子獨違衆而從下。人必以爲諂矣。他如鄉黨所記。聞君命入公門。及過君位。鞠躬如也。色勃如足。矜如。雖未見君而已。形敬畏。升堂見君。則鞠躬屏氣。皆夫子事君盡禮之實。人不能然。反興譏刺也。

子曰。關雎。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

詩敍曰。周南召南。正始之道。王化之基。是以關雎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。憂在進賢。不淫其色。哀窈窕。思賢才。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關雎之義也。

里仁弟四

仁者安仁。知者利仁。

安仁。安而行之也。利仁。利而行之也。

造次必于是。

鄭公曰。造次。倉卒也。案。說文解字云。趯。倉卒也。从走。市聲。讀若資。鄭公讀次爲趯也。顛沛必于是。

顛沛。讀爲趯。跟。說文解字曰。趯。走頓也。从走。眞聲。讀若顛。跟。步行獵跋也。从足。貝聲。觀過斯知仁矣。

表記曰。與仁同功。然後其仁可知也。

一則以喜。一則以懼。

喜者。喜其多壽。多壽。則來日滋少。是可懼也。父母雖康健。日薄西山。康健其足恃乎。是懼之一念。常與喜交并也。

公治長弟五

胡榑也。

明堂位曰。夏后氏之四榑。殷之六胡。然則榑是夏器。胡爲殷器。先儒偶不檢而交相誤解。後人相承沿襲。莫之釐正。今正之。今本瑚字。乃珊瑚字。左氏哀十年傳。胡簋之事。胡不从王。說文解字木部云。榑。胡榑也。从木。連聲。則榑亦不當从王。子曰。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

包咸曰。既然子贛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。蓋欲以慰子贛心也。案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。正與包咸注合。然則此文與女下其有皆字與何晏本則無有。宋人遂創爲許女自知弗如之解。增字而爲曲說。殊屬不辭。蓋其意以孔子必不可謂不如顏淵。不知此在他人之見則然。在孔子自視未有以異于人。孔子雖嘗自言學之進境。自十五以至七十。歷歷可數。此日後追思約略可計。方其日征月邁之時。必不自覺。而于諸弟子之學業。則恆知之。故曰回也。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又曰悟之而不惰者。其回也與。又曰吾見其進也。未見其止也。蓋孔子之于顏子。見其勇猛精進。日起有功。必自計己所不及。方深喜其早成而勝己。此素志也。故既然子贛且曰吾與女皆弗如。此中心誠實之言。非謙讓之辭也。

宰予晝寢

晝。非謂日中也。說文解字云。晝。日之出入。與夜爲界。从晝省。从日。晝。正義云。天之晝夜。以日出入爲分。人之晝夜。以昏明爲限。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。日入後二刻半爲昏。損夜五刻以裨晝。此不易之法也。蓋古人雞鳴必起。詩鄭風曰。女曰雞鳴。士曰昧旦。子興視夜。明星有爛。禮內則曰。雞初鳴。咸盥漱。玉藻曰。朝辨色始入。初辨色而入朝。則其起身尙冥也。左氏宣二年傳。趙宣子盛服將朝。尙早。坐而假寐。是亦雞鳴時起者。宰我蓋天明而後起。方其未起之時。早已晝矣。故曰晝寢。必非既起之後。日中而復臥也。于予與改是。

孔子嘗有言曰。以言取人。失之宰予。夫子早已知宰我之言不信矣。今于人之言。亦不敢遽信。懲于宰我而改也。

子曰。臧文仲居蔡。山節藻梲。何如其知也。

包咸曰。蔡。國君之守龜也。出蔡地。因以爲名。居蔡。僭也。節者。柄也。刻鏤爲山梲者。梁上楹也。畫爲藻文。言其奢侈也。案禮器曰。諸侯以龜爲寶。家不寶龜。明堂位曰。山節藻梲。天子之廟飾也。文仲僭是二者。不知分量甚矣。何得謂之知乎。若謂以山藻之文。飾藏龜之室。文仲不若是之癡愚也。

微生高。

漢書古今人表。有尾生高。師古以爲卽微生高也。又東方朔傳曰。信若尾生。師古曰。尾生。古之信士。一曰卽微生高也。蓋微尾字通。堯典。鳥獸。孳尾。五帝本紀。作鳥獸字微。說文解字曰。尾。微也。是其音訓皆同矣。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。信如尾生。與女子期于梁下。女子不來。水至不去。抱柱而死。然則微生高。矯情飾行。以詐取名者。故或稱其信。或稱其直。信旣如此。其直非直可知。夫子卽其乞醢而轉乞爲與一事。則其私曲盡見。無論其他矣。

或乞醢焉。

周禮膳夫職。凡王之饋醬。用百有二十饔。鄭公曰。醬。謂醢醢也。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饔。以五齋。七醢。七菹。三醢實之。醢。人共齋菹醢物六十饔。說文解字云。醢。酸也。作醢。以醬以酒。从醬。酒。並省。从皿。皿。器。

也。然則醯乃醬之酸者。非酢也。

左丘明。

太史公書十二諸侯年表曰。孔子西觀周室。論史記舊聞。興于魯而次春秋。上起隱。下至哀之獲麟。約其辭文。去其煩重。以制義法。王道備。人事挾。子叶反。七十子之徒。口受其傳。指爲有所刺譏。褒諱挹損之。文辭不可以書見也。魯君子左丘明。懼弟子人人異端。各安其意。失其真。故因孔子史記。具論其語。成左氏春秋。

子路曰。願車馬衣裘。與朋友共。敝之而無憾。

古本如此。朱子本衣下有輕字。而解衣云服之。是襲誤本而謬解。詒誤後學矣。釋文于下篇赤之適齊節。音衣。於旣反。而於此不音。則此衣當如字讀。下不應有輕字。皇侃疏云。車馬衣裘。共乘服而無所憾。恨則皇本亦無輕字矣。蓋凡物獨用。則用罕而壞遲。與人同用。則用繁而易壞。子路車馬衣裘。與朋友共乘服。敝而無憾。不存人已之見。可謂公矣。與朋以下九字。作一句讀。共字不當絕句也。

雍也第六

子桑伯子。

子桑伯子。鄭公以爲秦大夫。案秦大夫公孫枝。字子桑。此子桑伯子。伯子當是字。不得云子桑亦其字。殆非公孫枝也。或以爲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。又案莊子大宗師。子桑戶死。歌者曰。嗟來桑戶乎。則似

桑戶其字。子乃尊稱之爾。亦非此伯子矣。又彼下文稱子與與子桑友。未審桑戶子桑。是一是二。姑闕疑焉。

與之庾。

包咸曰。十六斗爲庾。非也。案聘禮記曰。十六斗爲簋。注云。今文簋爲逾。包氏蓋以逾庾音近。而以爲同物。遂以逾之數量說庾。故以爲十六斗。殊未審諦也。錢大令坵曰。與之庾者。釜外益之以庾。非以庾易釜也。豈容沾益之數。反多于初與。倍而又半。殊不近理。攷工記陶人職云。庾實二穀。旅人職云。豆實三而成穀。左氏年^{昭三}傳云。四升爲豆。豆實三則斗二升。然則穀受斗二升也。庾實二穀。則容二斗四升。蓋初時與六斗四升。不爲少矣。因冉子請而益以二斗四升。斯爲允當。

子謂仲弓曰。饔牛之子辭且角。雖欲勿用。山川其舍諸。

說文解字云。饔。耕牛也。國語曰。宗廟之犧。爲畎畝之勤。以譬世家之子失位。而下齊於氓庶也。耕牛。所謂畎畝之勤也。辭。赤色。周所尚也。周禮陽祀用辭牲。辭而且角。中牲怪矣。太史公書曰。仲弓父。賤人。蓋身爲庶民。先世未有仕進爲士大夫者。故謂之賤人。賤。故以耕牛爲譬。當時卿大夫皆世官。用人必世家之子。罕有錄及民庶者。孔子言此。意謂雖生于微賤。苟能才德尤異。卓然特立。人必知之。明主求賢。必見擢用。不沒沒也。所以勸勉仲弓。毋以家世賤而自弃也。止爲喻言。而不明斥仲弓。若非與仲弓言。弟子安知其爲謂仲弓也。且聖人豈背後談論人乎。